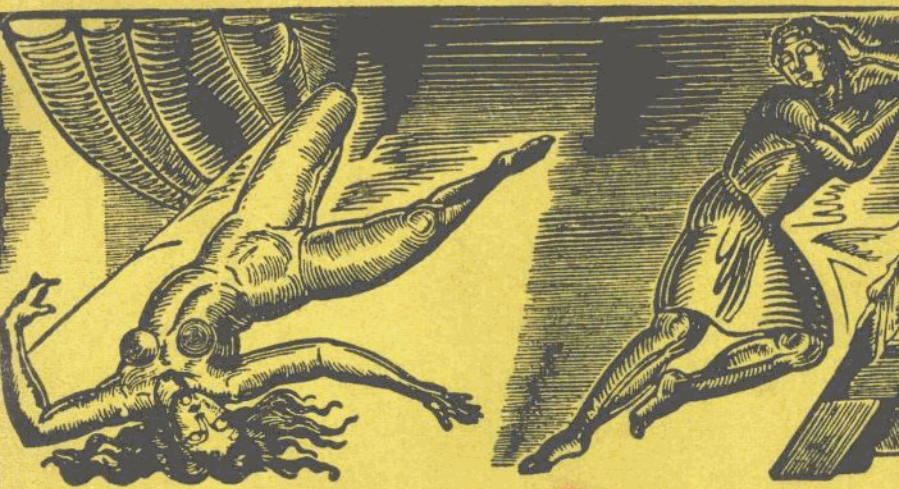




求 爱

路 翎



內 容 提 要

這是作者在抗日戰爭後期的短篇小說集之一。這些小說描寫了當時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的人民的痛苦的生活，描寫了勞動人民的善良的性格（「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豬」等），描寫了他們的征服苦難的堅強的性格（「灘上」等），也描寫了各色各樣的小市民生活的空虛、無聊和卑劣。例如：當了國民黨「青年軍」、夢想成為「英雄」的青年（「英雄與美人」）；賣身投靠，侮辱自己的同胞的知識分子（「翻譯家」）；拿瞎子來取樂的等公共汽車的人們（「新奇的娛樂」）；等等。通過這些，揭露了舊社會思想意識對於人們的毒害——在舊社會裏怎樣地產生了各色的奴才。

目次

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豬	一
瞎子	一二
新奇的娛樂	一九
草鞋	二三
灘上	二九
悲憤的生涯	三四
老的和小的	四〇

*

II

棋逢敵手 四七

英雄底舞蹈 五四

俏皮的女人 六二

幸福的人 七二

江湖好漢和挑水夫的決鬪 八一

一個商人怎樣餵飽了一羣官吏 八九

*

翻譯家 一〇一

英雄與美人 一〇八

秋夜 一一七



可憐的父親 一二五

一封重要的來信 一三二

求愛 一四〇

※

感情教育 一五〇

旅途 一六〇

人權 一七五

※

中國勝利之夜 一九四

後記 二〇三

III

王家老太婆和她的小豬

冬天底晚上，雖然才祇九點鐘的樣子，江邊的這座小鎮已經完全寂靜了。鎮上，江岸上，以及周圍的田野裏，沒有一星燈火。在灰白色的朦朧的密雲下面，坡上的那些密集着的房屋，以及江邊的那些密集着的木船，它們底黑影沉重、寂寞而荒涼。江流在灰暗中閃着微光，發出粗野的喊聲來，流了過去。落着雨，冷風吹嘯起來了。

街上好久已經沒有了一個行人。風雨底聲音，使這小鎮顯得更爲黑暗，荒涼。這時，從正街後面的一個密集着破爛的矮棚的小巷子裏，傳來了一個尖銳的，嘹亮的，充滿着表情的聲音。這聲音有時憤怒，有時焦急，有時教誨，有時愛撫，和它同時響着的，是篾條底清脆的敲打聲，和一只豬尖銳而粗野的呼叫。這聲音在深沉的靜夜裏是這樣的嘹亮，在寒冷的風雨

裏是這樣的緊張，很遠的地方都可以聽得見。

風雨急迫了。這聲音似乎是在和風雨作着追逐。

這是一個孤伶的，六十歲的老女人，住在一個破爛的，用篾條和包穀桿子編起來的棚子裏，她底和她同樣貧苦的鄰人們，叫她做王家老太婆。她底兒女們都死去，或者離開了她。底生活顯然是非常艱難的，雖然她需要得極少。前幾天趕場的時候，她用二成的利息，經本保的段保長擔保，借來了一千塊錢，買來了一口小豬，保長本來是不願，也不敢替她擔保的，然而她哭訴，吵鬧得很久了，當着大家底面，保長就非常之可憐她。「放心罷，老太婆是可憐人，這個錢有我，」段保長，當着大家底面，向放債的鹽販子說。這口小豬使王家老太婆看見了她底幸福的未來：實在說，她沒有任何親人，她渴望着永久的安息了，她希望這口小豬能給她安排這個安息。她希望這口小豬能使她得到一套屍衣，幾張紙錢，因為，後坡上的馮家老太婆，前個月是死得太慘，太可怕了。這口小豬又使她覺得光榮，因為，從這一天起，她底生活和往昔是完全不同了。她也有胆量走過去參加鄰人們底關於豬的議論了：她是，好像第一次生了孩子的母親似地，不再感到鄰人們底議論和咒罵的壓迫了。

然而她又總是有些懷疑：大家不頂讚美她底小豬。

這豬是瘦弱的，雖然王家老太婆覺得它豐滿，可愛。而且是很不馴順的。王家老太婆替它在自己底爛板床旁邊——這爛的板床，已經有幾十年了——安置了一個住處；但它總是各處地亂竄，有時竄到床下來，有時竄到潮溼的草堆，或壁下的污泥坑裏去。在現在的這風雨的寒冷的夜裏，小豬更不能安寧了。矮棚朽爛了的頂子已經被風掀去了一半，棚子裏各處都潮溼了，而且各處都是草灰和污泥。王家老太婆，全身透溼，縮在她底草堆旁，捏着篾條，藉着昏朦的天光看着小豬。小豬呼嚕呼嚕地哼着，而後就亂竄了起來。於是王家老太婆就捏着篾條追着它跑。

「睡倒！睡倒！好生睡倒！」王家老太婆用她尖銳的，焦急的聲音叫，同時用篾條拍打着地面。

小豬，希望得到一個安寧的地方，因王家老太婆底叫聲和篾條聲而變得非常之焦躁，竄到門邊，站下來，遲疑了一下，撒起尿來了。於是王家老太婆用篾條拍打着牆壁。

「不許撒尿！你龜兒跟老子睡到！」

小豬望着她。它，小豬，不知道自己究竟要怎樣，毫無主意了，但它覺得這一切：寒冷，焦躁，無主意，全是王家老太婆底錯；王家老太婆底喊聲，和篾條底打擊聲，是一切不幸底根源。它憤怒了。冷風突然吹開了破門，小豬就懷着復仇的憤怒竄到門外來。

王家老太婆追了出來。它站在路邊的籬巴下面，望着她，好像說：「我原是不想出來的！好看你怎樣辦罷！」

王家老太婆追趕着它，用她底尖銳的聲音喊叫着。因了六十年的單純的愁苦的生活的緣故，這聲音是非常富於表情的。因為不幸，因為年老，她是不知道鎮靜，也不知道含蓄了：她喊叫着，完全不會顧到她底周圍的睡着了了的鄰人們。但她却非常地顧忌着這口頑劣的小豬，她底篾條始終不會落在它底身上；她底喊聲，無論怎樣的憤怒，是都含着一種忍耐的愛撫：她對待小豬如同對待她底小孩。

她底喊聲表示，她是很孤獨的，又表示，對於頑劣的小孩們，她是怎樣地愛過又恨過，愛着又恨着；這些小孩們都是已經長大，離開了她了。她喊着，好像小豬懂得她底這一切，並且已經回答了她似的。

風和雨繼續着，王家老太婆和她底小豬，在寒冷和潮溼裏顫慄着。王家老太婆前前後後地追着，叫着，並且用篾條在地面，籬笆，牆壁上擊打着。

小豬有時躲藏，希望能不被發覺；有時憤怒地亂竄，叫着它底粗野的或尖利的聲音。它是恐懼而又憤怒。漸漸地就糊塗起來，對一切都不明瞭了。

王家老太婆艱難地跨過了一條泥溝，叫着，攔在它底前面。它躲在暗處，抬起頭來，看着她，好像說：「爲什麼要這樣鬧呢？我怎麼會跑到這裏來的呢？什麼會變得這樣糟呢？總而言之，你爲什麼要和我這樣鬧呢？」

拍拍！拍拍！篾條拍擊着地面的聲音。「你孤兒聽倒！你孤兒回去好生睡倒！」王家老太婆興奮地叫，望着小豬。「好！你孤兒淋雨淋死！」她叫，「你孤兒跟老子一樣造了孽，沒得好的吃，沒得好的睡，你孤兒跟老子一樣的賤！」拍拍！拍拍！「你孤兒看，哪個大的風，哪個大的雨，哪個都睡着了！」她大聲地喊，接着就跑了上去，用篾條拍擊着地面。

小豬遲疑了，它覺得，無論它怎樣做，王家老太婆是總不肯放鬆的。它閃避了一下，發出輕微的呼嚕聲來，然後就抬起頭來，靜悄悄地望着她。

「你究竟要我怎樣呢？」它底眼光說。

王家老太婆小心地滑到籬笆邊去，舉起籬條來預備拍籬笆，小豬就憤怒地叫了一聲，竄到路上來了。

王家老太婆痛苦地呻吟了一聲。她痛苦地感覺到這個，就是她底兒女們丟棄了她了。
「好，你孤兒看倒，把我整起！」她憤怒地叫，「你孤兒聽倒，老子不虧待你，老子一生不虧待人，兒子媳婦不行孝，把我丟起！我活到六十幾，一點指望都沒得——你孤兒整我！你孤兒聽倒！」她憤怒地大聲叫。於是又是籬條敲擊着地面的聲音。

「你孤兒好生聽點點話，回去好生睡倒，我明天大早就餵你吃！」王家老太婆懇求地，痛苦地說，捏着籬條站在雨中。她幾乎從來都不會知道，小豬是並不懂得她底話的。「你想，這個樣子亂跑又有哪些好，你自己又不是不怕冷！」她說，慈愛地望着小豬，她覺得，小豬連衣服都沒有穿的，站在雨中，一定很冷。她想到，小豬長大了就要被殺死，自己却一點都不知道，是很可憐的。她心酸起來了。「唉，你孤兒多可憐喲，又不通人情，又不會講話，心裏有苦又說不出！」她感動地大聲地向小豬說，捏着籬條站在風雨中。

小豬靜靜地抬着頭，站在路邊望着她。它是全然不能明白了。它覺得，如其這樣無結果地等待着，不如睡下來再說罷，於是就睡了下來。一睡下來，縮着頭，就覺得一切都無問題，非常的安寧了。

「你孤兒起來！起來！」王家老太婆叫，在它底身邊拍着簾條，然而它不動，而且一點聲音都不發。它覺得這樣做是非常的好。

這時傳來了踐踏着泥濘的脚步聲，和別人鬧了架，在排解糾紛的場子裏吃醉了的一段保長，提着一個燈籠，搖搖擺擺地走了回來。他提高了燈籠，露出懷疑的，憤怒的表情來，照着王家老太婆，又照着小豬。他覺得，在他底這一保，人們是不應該在夜裏無禮地瞎來的。

「我當是哪個哩！」保長輕蔑地說，他底燈籠在風裏搖閃着。

王家老太婆覺得自己是受了侮辱，於是憤怒地用簾條拍打着地面，向她底小豬叫了起來。

保長皺着眉頭，輕視地看着她。

「唉！我早就勸你說：哪個大年歲，胡裏胡塗的，沒得事就睡睡覺，餵嗓子豬喲！可是你偏

想，日也想來夜也想！人家新媳婦想兒，也沒得你想得唧個兒嘛！」保長搖着頭，用曼長的，唱歌般的聲音說。「拿跟我！」保長說，於是搶過竹條來，擄起袖子，憤怒地抽打着小豬。

小豬哼着，但不想動彈，終於它覺得事情不大對了，跳了起來，竄到路邊去，驚異地望着保長底燈光。保長追了過來。

「你個瘟豬！你個瘟豬！你個瘟豬！」保長說，盡情地抽打着。

王家老太婆着慌了：保長的篾條，好像打在她底心上。

「段！保長，拿跟我！拿跟我！」她憤怒地大聲叫，追着保長。

小豬遲疑地逃着；總想偷懶，因此就挨得更兇。保長憤怒地抽打着它；燈籠落在泥濘裏去，熄滅了。小豬尖利地嚎叫了起來，重新奔到路上去。

「這孤兒，打得痛快，身上都暖和！」保長說，遞過篾條來。

「你唧個打法？不是你底豬兒，沒得心肝！」王家老太婆憤怒地說，搶下了篾條。

「好，你自己去打：輕輕地摸！」保長冷冷地說，走了開去。「老子燈籠都熄了……王家老太婆，我早就勸過你，」他站下來，大聲地說，「你這個樣子餵不活豬的：一匹病豬！看那個

錢你哪個辦？說好的四個月本利還清，先說在這裏，休要又找我吃皮判！」保長在黑暗裏說，於是濺着泥水走了開去。

王家老太婆氣得直發抖，說不出一句話來。這時周圍又完全寂靜了，雨住了，寒風在天空裏猛烈地呼嘯着。王家老太婆非常的難受，同時感到了一種恐怖。她看見小豬在路邊悄悄地向她抬着頭，覺得一切全是因爲它，發狂地憤怒了起來。

小豬同情地看着她。

「剛才究竟是怎樣弄的？」它底眼光問。

「你孤兒！你孤兒！你孤兒！」她憤怒地叫，衝了過去，瘋狂地抽打着小豬。「你孤兒！別個能打你，我就打不得你孤兒！你孤兒！……」

小豬失望地，憤怒地嚎叫了起來，從她底腿旁衝開去了。於是，除了可怕的風聲以外，再沒有別的聲音了。她忽然恐怖起來，覺得小豬是被打傷了。她呼喚小豬，用一種柔弱的，哀憐的聲音，然而，風吹着，小豬不再回答她了。……她更強烈地感到恐怖，並且感到孤獨，她覺得有什麼事情要發生。……一陣冷風撲擊着她，她底眼睛昏黑了起來，並且她底手脚浮動。

她微弱地喚了一聲，跌倒在泥濘裏了。

她明白她已經倒下了。她忽然感到安寧，她底內心變得非常的溫柔。「我要死了！唉，可憐這多好啊！」她想，依稀地聽到了尖銳的風聲。她覺得她底一生是無罪的，她心裏有歡暢。她覺得另一個世界向她打開了，平坦的道路，照耀着溫暖的，慈祥的光明。天上有五彩的雲，遠處有金色的光。她看見，從這金色的光裏，一個美麗、健壯、活潑的女孩向她跑來，從頸項、肩膀、腰肢上飄揚着華美而發光的絲帶，手裏捧着一個大的，光潔的冬瓜：這個女孩是她底外孫女。

「家婆啊！我先來，他們都來了哩！」女孩溫柔地在她底耳邊說。她聽見了孩子們底整齊而清脆的歌聲：

「磨豆腐，

請舅母……」

在她幼小的時候，她是和別的孩子們一起這樣地唱着的。在她出嫁的時候，孩子們是這樣地唱着的。在她底悠長的一生裏，鄰家底孩子們，也這樣地唱着……

她底小豬悄悄地跑了過來，在冷風裏戰慄着，長久地懷疑地望着她。對這個，它是一點都不能瞭解了——它挨着她底身體在泥濘裏睡了下來。

一九四四年十月

瞎子

公路局車站底驗票員高國華，穿着一條破爛了的灰褲子和一條發黑的老布襯衫，個子很矮小，打皺的、乾枯的臉上顯露出一種煩悶；但在這煩悶裏又含着一種暴躁的確信和毅力，因為他底生活，在某一點上講，是非常充實的。他暴躁而忙碌，每一輛開出的車子都使他感到一種熱情的興奮，久而久之，這熱情的興奮就變成了他底生活的當然的一部份了。他本能地就會被那些熟悉的聲音刺激起來，即使他已經疲乏得在打着盹睡。和煩惱的旅客們大聲地爭吵，在票窗前面和車門前面雄赳赳地大聲喊叫，這些，好像吃飯似地，是成了他底一種需要了。他覺得，假如沒有他，一切便會不可想像：車輛將不能行駛，於是就要發生一些驚人的災難，比方乘客互相踏死，漂亮的姑娘突然失蹤之類。這一類的災難常常在他